

旅途发现

文化视窗

《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拍摄中的尘封往事

□ 石国云

四十年前，即1983年4月至5月，中央电视台82版（亦称86版）《西游记》剧组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拍摄《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其故事家喻户晓。《西游记》全集尤其是《三打白骨精》这集深受海内外观众青睐。四十年过去了，偶尔还有人问我，你当时全程陪同剧组到底还有没有鲜为人知的逸事？之后，我认真回忆，觉得还真有二三事。

逸事一：踩点 五指峰，杨洁险些丧生

1982年4月，导演杨洁一行来张家界踩点，寻找拍摄《三打白骨精》取景地。当时县城通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公路是沙石路，弯多路窄，又适逢下过小雨，他们行至山脚，因车轮打滑不能前进。于是全部下车填石头、垫树枝，将车推出才得以缓缓前行。为此，他们还照了张纪念照。

爬上黄石寨，来到五指峰观景台前的一个斜坡上，杨导急切地想上去看个究竟。她丈夫亦即《西游记》摄像师王崇秋不让她上，可杨洁执意要去，果然才走出两三步便滑倒了，下滑中还险些撞倒在前面的陪同湖南省湘剧院的文武小生黄文政。说时迟，那时快，摔下去几米远被一根树桩挂住了杨洁的裤子，好像老天在说“下去不得，下去不得哟！”众人迅速将她救起，经查所幸只受点轻伤，可裤子却撕破了好几层。再往下看，可是万丈绝壁，吓得众人一身冷汗。

2021年4月16日，王崇秋率《西游记》部分原创人马重走拍摄路，再次来到五指峰观景台时，他仔细寻找当年杨洁遇险的位置，后因游道改建，再也没有找到原来的地方了。

杨洁对于事业的执着和追求，由此可见一斑。她热爱张家界的美景，决心要在张家界拍好《三打白骨精》。第二年四月，剧组打前站的剧务李成儒曾告诉还在长沙等候的杨洁导演，说张家界四月左右阴雨多，雾也多，天气不好，是否转站另寻他处。杨导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是因为张家界的天气多变，忽晴忽雨，忽云忽雾，才选中这个时间和地点的。”

1983年4月11日剧组一行52人来到张家界，4月16日至5月3日在森林公园连续拍了18天。5月6日前后，全体剧组成员先后离开张家界，圆满完成了拍摄任务。

逸事二：话不投机，茅屋前面文攻武卫

1983年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剧组在金鞭溪新搭建的小茅屋前刚拍完戏，技术员正在导拍摄的带子。突然在公园施工的建筑公司的一个工人走近，好奇地伸手触摸摄像机，技术员说：“不能动。可能是声音大了点，有点严厉，那人便起火地反问：‘怎么不能动？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员回应：‘这是国家财产，弄坏了把你卖了也赔不起！’于是两人顶起嘴来，似有打架之势。这时剧组人员围了上来，半拉半劝地把那人扯开。那人很不服气地指着技术员说：‘你等着，我叫你晓得厉害。’说完便走了。

不多久，那人真带来了十多个人，还有人拿着棍棒，吆喝着“把那个小子交出来”，有几个人就朝着正在调机的技术员冲了上去。杨洁导演见状，急得只喊：“设备，设备。这时剧组武术教练夏伯华一个箭步冲上去，护住技术员和机器设备。就这样，双方发生了冲撞。这下逼得夏伯华出手了，一顿拳脚，地上倒下好几个。混乱中，录音师冯景山也被推倒在地。就在双方冲撞时，突然听到有人喊：“拆房子，木料是我们的。双方又拥到小茅屋前，一守一攻，僵持不下。这时剧组灯光师老孙拿着喇叭喊：“不要打了，有话好好讲。要不然，咱们就单个练，我们是搞武术的，你们敢不敢。沙和尚阎怀礼也跟着附和。夏伯华的身手他们刚刚领教过，这些人也就被镇住，渐渐软了下来。开头挑起事端的那人边走边讲气话：“老子走了，你们等着，别从我们门前过，当心收拾你。”

人走了，事情暂时平息。剧组清点人数，少了个孙悟空章金莱，喊了几声等好半天才见他从茅屋后面探头探脑地走出来。大家问他上哪去了，他说是在屋后的树上怕挨打拍不成戏了。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好你个猴子，只晓得爬树！”

鉴于这次突发事件，杨洁导演出于安全考虑，加之已有人提出换点，故有了后来剧组收拾行装准备撤离的举动。此次事件虽已及时向上汇报，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也曾哀求过杨导，要他们不要换点离去，领导会马上赶来处理的。果然当天下午，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侯宗佳等紧急赶到森林公园，代表县委县政府召集有关方面现场处理这起突发事件，当面向杨洁导演和剧组表示歉意，并保证剧组往后的绝对安全。杨洁也表示会继续在张家界完成拍摄任务。调解会后，大家高高兴兴照了张大合影。

逸事三：照片为证，找到被遗忘的武打替身

公映的《三打白骨精》中，武打镜头都是孙悟空同白骨精的直接打斗。在拍摄中拍的是由白骨精的武打替身与孙悟空的较量。记得在剧组到达森林公园的第三天，在原老林场宿舍后方的一块空地上拍摄了一组孙悟空与白骨精的打斗镜头。当时我还了解到替身就是剧组场记沈慧芬，并用相机抓拍了当时的场景。

2021年4月，摄像师王崇秋带领部分原创人马来张家界重走西游路时，我拿出这组照片，王老师还真有点不相信。他说：“《三打白骨精》根本没有用替身啊！是的，确实没有。但问题是，片子里没有，不等于拍摄时没有拍啊！许多故事片不都有这种情况吗？拍的不一定都用。已近四十年，谁记得那么清楚？王老师通过仔细辨认，终于肯定那替身正是剧组当时的场记小沈。后来王老师在搜集与《西游记》有关人物资料时还特地要我把这张剧照发给他。

记事

傅斯年与俞平伯的情谊

□ 江舟

傅斯年与俞平伯是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的同班同学，共同受教于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教授，深厚的国学根底和绝顶聪明的天资，使他们俩成为黄侃教授的高足。1919年夏天，他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大母校，随后商定与其他同学结伴赴英国留学。1920年1月3日晚上，傅斯年和俞平伯等北大同学在新关码头登上上海轮，次日早晨扬帆远航，该船直到2月21日到达英国利物浦，总共航程历时49天。在船上的日子，傅斯年与俞平伯坐在船头的甲板上，高谈阔论，谈新诗的创作，谈《红楼梦》的艺术，谈对美感的理解。在谈笑和辩驳中，他们增进了了解，促进了友谊，切磋了学问，也使他们各自的学术观点更趋成熟。

1920年2月22日，傅斯年和俞平伯乘车抵达伦敦。但是，到了1920年3月6日，俞平伯却登上日本邮轮佐渡丸回国，他在英国只呆了十三天，就匆匆逃也似地离开了伦

敦。四十五年后，俞平伯为这一时期的日记写了一个跋语，提到当年匆促回国，他说：“时余方弱冠，初作欧游，往返程途六万许里，阅时则三月有半。而小住英伦只十二、三日，在当时留学界中传为笑谈。俞平伯留学来去匆匆，原因有很多，从俞平伯的日记可以看出，有念妻思家，有经费不足，有对异国他乡的不适应，有对留学缺乏信心

俞平伯在悠悠的海船上行驶到第八天的清晨，佐渡丸抵达到法国的马赛港，俞平伯万万没有想到：同学兼挚友傅斯年会从英国伦敦赶来马赛。傅斯年上船找到俞平伯，苦口相劝，热忱挽留，而俞平伯终于没能接受劝说，二人只能怅然而别。

俞平伯在伦敦登船回国之时，几乎无人送别，他义无反顾要回国，朋友们是不赞成的，于是，大家都未送行，希望他能改变主意。当大家发现俞平伯已经登船回国时，身为同学、朋友、兄长的傅斯年仍不忍心他独自

自回国，急速由伦敦追到法国马赛港。俞平伯在极窘的心境下，意外地见到傅斯年，他感激、惭愧、矛盾、复杂的心情可想而知。听着傅斯年诚挚的劝说，俞平伯热泪盈眶。虽然他没有接受傅斯年的劝说，但是他对傅斯年那真心的责备和真心的宽恕，已经十分感激了。因为他使俞平伯在精神上得到了稍许的安慰。傅斯年没有能劝回俞平伯，只好听任他回国。分手之时，俞平伯十分愧疚地对傅斯年说：“我希望我将来依然是你的朋友。”傅斯年尊重俞平伯自己的选择，对俞平伯回国的心情最终表示理解。

俞平伯回国后，傅斯年也曾来信，劝他不废读书，安慰他说，留学的朋友没有忘记他。在回国半年多的时间里，俞平伯对傅斯年千里追舟的情景常常情不自禁思忆。

1920年12月13日，俞平伯在自己的诗中写道：“三月十四那一天，蒙蒙海气蒸着，也是一个早晨，从伦敦来的佐渡丸，正靠马赛底一个码头。有两个人站在船尾的甲板上，絮絮的说着，带哭声说着。平伯！你这样不但对不起你的朋友，也对不起你自己！我虽不完全点着头，但这话好像铁砧上的声浪，打在耳里丁丁作响，我永不忘记！”

1963年，俞平伯得暇整理自己1920年的出国日记，傅斯年追舟马赛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而让人悲伤的是，傅斯年已经作古了。俞平伯深情地写道：“老傅追舟马赛，垂涕而道之，携手临岐如在目前，而瞬半个世纪，故人久为黄土矣。回眸徒增寂寞，其为得失尚可复道哉！”

两位大师的生命都已经逝去，但是傅斯年千里追舟俞平伯的故事，却一直在学界传为佳话。千里追舟的这段经历，反映出两位大师之间的同窗友谊是何等的真挚、坦诚和令人难忘，即便到了今天，依然弥足珍贵。

民间采风

烟雨春晨

□ 任随平

烟雨是入得画的。

深夜翻卷画册，无论魏晋，还是宋元人，不仅山水画，还是泼墨写意，烟雨总是入得画的，或烟雨霏霏，或烟雨渺渺，或云遮雾罩，或雨雾天晴，那如丝如帛的烟雨若少女的裙纱一般，将一幅山水遮掩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境界。

那其中或对饮，或吟诗的人，便有了几分迷离的雅致。

或优雅，或娴雅，或典雅。

总之，一幅画，因了烟雨迷蒙，让人平添几分遐想，几分念想。

久居乡下的时候，因村庄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整个村巷仿若仰躺在山野怀抱里的婴孩，静享着山野雨露的滋养，村庄因山野而葳蕤，山野因村庄而旖旎。

人居其中，便多了一份灵气，多了一份相守的亲情。

春晨，顺着山野小径漫步。昨夜的风是倦的，还在梦中。鸟声却比人醒得更早，带着晨间的水汽，漫灌地从高树的枝柯间滴落下来，落在仰望的眉宇间，落在低处的草叶上，落在裤管里，落在一个人默然的回眸里。及至山腰，寻一处青草，躬身弯腰，安坐在地埂边，听山间的白杨林里众鸟聒噪，哦，不，晨间的鸟声是润泽的，有青草气，有淡茶香，啁啾，啾啾，叽叽，喳喳，咕咕，悠悠，若抚琴声，若歌吟声，若母亲亲唤归的悠扬声，入耳，亦入诗入画。

那年，在终南山，有朋友相邀山间闲饮。茶是好茶，瓜片，观音，大红袍，猴魁，毛尖，碧螺春，龙井，普洱，竹叶青，翠兰，毛峰，狗脑贡。朋友爱茶，藏茶，喜与朋友共享。水是山水，陆羽品鉴曰，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茶从山野间来，水从《茶经》中来，柴火烧水，瓷盖相沏，三五人安坐山野之间，独享一份安谧的茶香。其间，欢喜水墨的朋友展纸泼墨，写意山水景致。画毕，朋友提画品鉴，执笔的朋友左看右看总是不能满意，却又说不出画幅之中到底缺少了哪一味。有朋友默然静观几分钟后，豁然说道：是茶香，是鸟声啊，鸟声落在瓷盖之中，茶有了山野之气；茶香氤氲开来，鸟声有了茶之灵气。若补笔茶香与鸟声，此画岂不是有了山野真气？话音未落，三五朋友齐声喊好，纷纷鼓掌。

掌声惊落了众鸟，扑翅间，就有如水的鸟声落在了瓷盖之中。

朋友彼此对着望，开怀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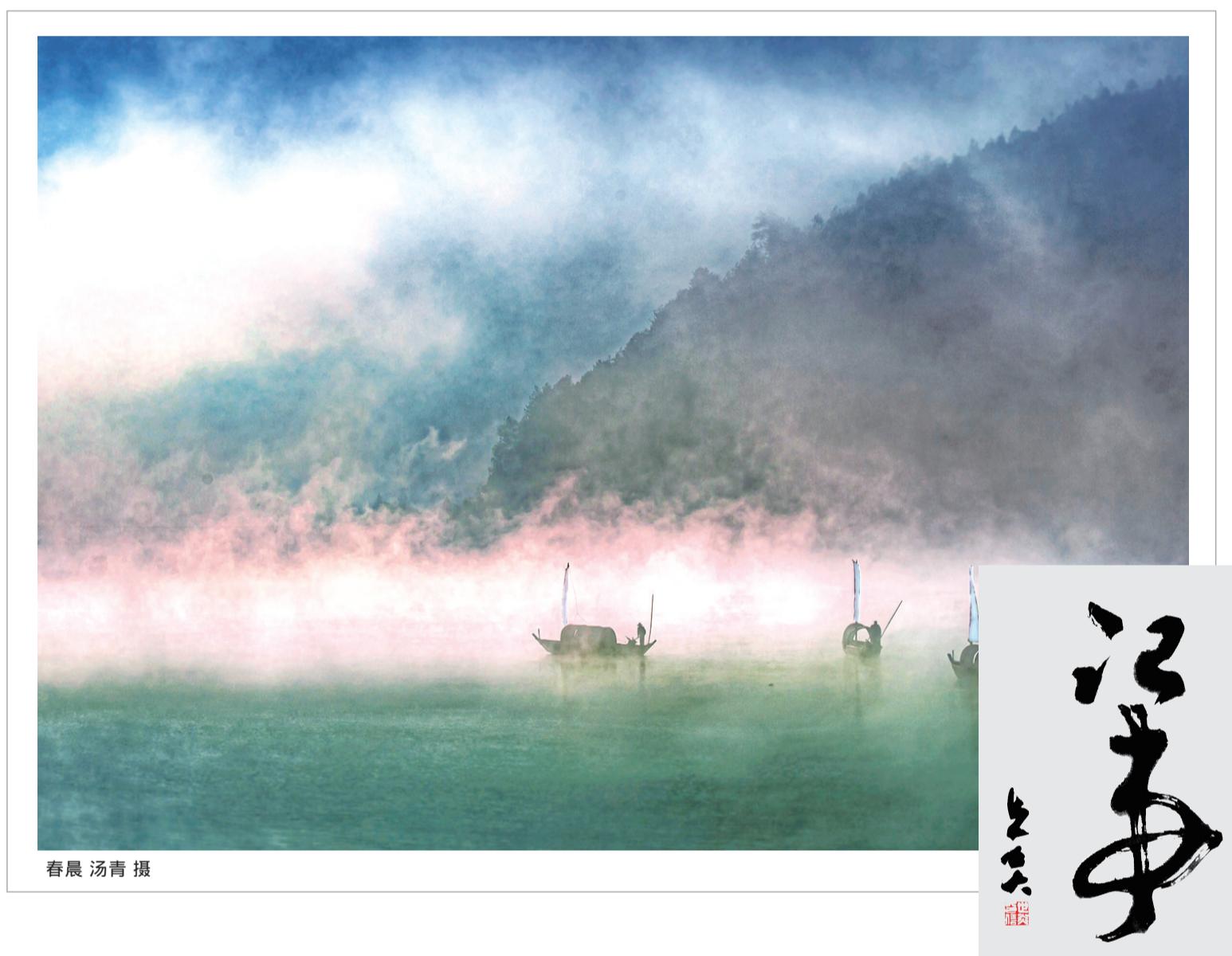
是啊，鸟声之于山野村巷，就是一味良药，治愈寂寥，治愈愁绪。

阳光起身翻过远山，人起身徐徐向着山野更高处慢行。村庄之外的阡陌田畴，此刻沉浸在阳光的润泽里，风亦跟着醒了过来，大地呼吸着，低处的小河泛着粼粼波光，整个村野大地，犹如王维的诗境，陶潜的胸怀，散逸着晚明小品文的闲情逸致，亦有着民国的淡淡旧气。

其实，对于村庄而言，能有一份优雅的旧气，便有了真味，时光的味道，沉淀的静谧。饱读诗书的人，旷达，灵动，总真情真意。我独喜这一方故园，欢喜晨间袅娜的炊烟丝丝缕缕绕过白杨树婆娑的枝叶，悠悠然，悠悠然升起，悄然无声里隐遁在澄澈的天宇间，有时候，我甚或想，那无羁漫步的白云一定有着炊烟的温度。

炊烟的温度，就是村庄的温度。

暖梦，暖余生。



历史影册

缅怀太外公刘文相

□ 王辉

料，粗略勾勒出他一生的基本革命历史轨迹

刘文相，1888年4月出生，桑植县上河溪乡白竹山村舒家湾组人，年少时离开莽莽群山，外出求学追求理想，慢慢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对社会黑暗充满愤恨。在五四运动思潮影响下，1919年9月，他在县城参加贺龙的革命队伍，从此走向一条反抗压迫反对剥削追求独立的人生道路。

档案材料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太外公刘文相是一名烈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窗外，阴雨绵绵，野花似泣。我虔诚地，努力想通过这些零碎的信息，拼凑出太外公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以此表达我对他无限的敬仰和缅怀，也想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以此告慰外公的在天之灵。

我对外公模糊的记忆来自外公。小时候，我只记得他时常讲起一个人，故事里的人物，故事里的情节，让他神情起伏，时而激扬，时而流泪。对此，我也是似懂非懂，等我多少知晓一些事理的时候，外公已去世多年。后来，父亲母亲又断断续续讲过一些太外公的故事，也都是些片段，大多来自口耳相传，没有文字依据。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太外公留给后辈们的信息，少之又少。

受从小耳濡目染的影响以及多年来党组织的革命传统教育，让我总感觉自己肩上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定要竭尽全力追溯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岁月，尽可能还原太外公的真实革命历程。因为，他不仅是我们后辈的亲人，更是一名值得人民永远铭记追思的革命者。

参加工作以后，我一直就十分留意翻阅桑植文史资料，总希望能从浩如烟海的革命文献中找到太外公的名字，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也许，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动荡，颠沛流离，命运无常，每一个革命者根本来不及留下些什么，和这片红色土地上成百上千的先烈一样，根本没有留下姓名就倒在了反动势力的屠刀之下，淹没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历史洪流之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太外公的革命烈士档案，里面包含的信息虽然不是那么详尽，但总算可以参照桑植革命历史资

1929年3月的一天，太外公前往城郊南岔执行秘密任务，不幸被当地伪乡长朱玉分反动势力盯上，在细沙岩屋惨遭杀害。

太外公的鲜血流淌在桑植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他革命的一生就此被定格。

太外公牺牲几天后，同路人李世成才辗转将太外公牺牲的消息艰难传递到上河溪。此时，我外公才十二岁，得知噩耗后悲痛欲绝，这无情的打击和难以承受的局面让外公无法面对无所适从。年幼的外公请求亲朋好友翻山越岭将太外公冰冷的尸体运回老家，草草埋葬于狮子坪瓦台上。

在那个黑暗残酷的年代，外公带着小他八岁的妹妹一起艰难度日，历经千难万苦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生在盛世的我至今无法想象外公和她妹妹是怎么熬过来的。

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太外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追求真理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是辉煌的。他和无数先烈的革命精神，像耀眼的太阳一样光芒万丈，永远照耀着神州大地。像外公这样的无名英雄，在桑植这片故土，在华夏大地，不知道有多少。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没有忘记任何一位革命先烈。2022年7月29日，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发布《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者新增名录》，新增54位起义参加者，这其中就有太外公刘文相，他和战友们的英灵又回到当年他们战斗过的地方。

我就是根据这则新闻找到太外公的相关信息的。

清明时节，我带孩子们来到桑植烈士陵园，在一座座墓碑前肃立默哀，在一座座墓碑前寻找着太外公的名字。我们终于找到太外公的墓碑，他也在其中。这令我们这些后人，十分感慨和欣慰。

青山绿水长留生前浩气，苍松翠柏堪慰逝后英灵，此时此刻，我想大声告诉太外公和他的无数战友们：“鲜血没有白流，现在已是盛世。你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